

逯钦立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王汎森

逯钦立在史语所大约六年的时间中，所从事的工作最主要的有两件，一是六朝文学思想的研究，发表了十二篇文章，其中有六篇发表于史语所集刊，包括《说文笔》、《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等。另一件工作则是编辑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在逯氏故逝多年后才出版，共三巨册。关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意义及优点，北京中华书局在该书的《出版说明》及逯氏自己的《后记》中已说得相当清楚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该书虽然晚至一九八三年才出版，可是它的基本规模在史语所的六年中已经完成了。

逯钦立在史语所的记录并不算多，这里试着从傅斯年私人档案及史语所档案中比辑有关材料，希望对他编纂这部大书的过程有所理解。

首先要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历史位置。

唐以前诗文为数庞杂，其中属于“文”的部分，有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一部巨著虽有可以增补的地方，但其价值仍高，其体例也胜过全唐诗及全唐文。但是在唐以前“诗”的部分，却没有像严可均那样一部书。而唐以前文集，原本庞多，然而因为各种原因，其数目是一代比一代少，到了明代，六朝时期特别流行的别集、总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散失了。明人好编总集，可是辑得不全、校得不精、往往有许多问题，其中以冯惟讷的《诗纪》最好，是一部采摭非常弘富的总集，曾先后为王渔洋、杨守敬所赞赏。可是这部书不注出处，不校文字，相沿之误亦未能改正，使用善本也不够。近人丁福保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诗》则以《诗纪》为蓝本加以增删，一方面又依据清人冯舒的《诗纪匡谬》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

这是它后来居上，广泛流传的原因。但是丁书不录先秦歌谣逸诗，又袭用冯舒《诗纪匡谬》中的按断之语，不加细审，造成了一些新的谬误。此外，它与《诗纪》一样，也都未注明出处。^①

逯钦立的书是对冯丁二氏的纠偏补阙之作，它成书的因缘与史语所藏有杨守敬《古诗存目》有一定的关系。杨书只有钞本流传，相当罕见，傅斯年将这部罕本由罗常培交给逯钦立进行比勘。逯氏以杨目为索引，研治数十年，所成当然已经远远超过冯、丁二书。首先它取材广博，引书近三百种，所收诗已超出《诗纪》三分之一以上。第二是资料翔实，每一首诗都详细标明出处，既有利征引，也便于覆查。第三是异文齐备，“凡各书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甚至前人校勘成果，均予记录”。第四是考订精审，对作者、篇名、真伪等作了许许多多前人所未及的工作。第五是该书既不像《诗纪》那样分为前集、正集、外集、别集，也不像丁福保那样各代必以帝王宗室为首卷，而是严格依照作者卒年的先后加以编次。^②这件工作看来容易，其实牵涉非常复杂。在《史语所档案》中还藏有一份逯氏为进行这个工作所拟定的计划，可其难度之一斑。

逯氏认为他进行这件工作必须有三方面的准备工作。在校勘方面，他先依杨守敬《古诗存目》所引用书，列其目录，再检各书之版刻，审查版本之优劣。譬如《太平御览》，旧用扬州本，他则改用涵芬楼景宋本。杨守敬于专集仅注本集，逯氏则准备编定《专集版本源流考》。仿日本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的例子，各为叙录，以期能择善而从。他并准备随时搜集古写本与古书引用之异文，以备校讎之用。

在辑佚方面，他第一件准备工作是《金石著录

收稿日期：2010-03

作者简介：王汎森（1958—），台湾云林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①参考《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说明》，页2。

②以上见《出版说明》，页2-3。

叙录》，以便略知其大概，得据以辑逸。接着要作《西陲木简韵语拾零》，要编《燉煌写本及写本掇拾》，将燉煌写本及古写本中之所有韵语，不管作者可考与否，全部甄录。此外他也准备检查释道二藏中的材料。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他的眼光及校勘的方法，已经超出明清的学者。

此外，逯钦立还提出进行这个工作时所必备的六种基本常识。这六条按语很有见地，并未见诸逯氏其他的文字。第一条是要了解本时代之历史与地理。他说，校勘一个时代的诗及乐府，如不熟悉当代史地，则障碍甚多，故他主张前后《汉书》，《三国志》，是校勘汉魏诗时必需浏览之书。第二是校勘某家之诗则必须精熟其传记及生平出处。譬如曹子建诗“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清代学者因为拘泥于邺中一地，遂以为西南望太山是不词，辄改为“思赴霍太山”。逯氏认为倘知上文“飞观百余尺”是指齐都，则在临淄以望太山，正在西南也。而这是不详曹氏身世者所无从证知的。第三要熟知乐府诗之组织及内容。他说，汉魏诗中乐府及无名氏作品几占其半，若非对乐府有大体认识，则论定无从。譬如罗敷艳歌，亦题艳歌行，亦题陌上桑，亦题艳歌罗敷行，亦题日出东南隅篇，“苟不明清商三调之组织，则无以定其从违，且无以释其所以然”。第四要熟本时代之风俗之名物，譬如左思娇女诗“衣披皆重池”，“重池”二字有的注“重施”，有的作“重拖”，这是因为不知这里的“池”读如“装池”之“池”，又不知晋人衣袖之制也。第五要知道汉魏别体字。第六要熟汉魏韵部分合，因为“汉魏诗协韵有与东晋后大异者，如曹子建杂诗‘将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西协先韵，苟不通汉魏古韵分部，则无从证定”。（以上皆据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逯钦立君研究工作提要》，在《史语所档案》。）

这样庞大的校辑计划，牵涉史料极广，如果没有一个书库供其研搜，是不可能奏功的，而史语所的书，是当时中国西南最为庞大的收藏，逯氏很快地决定要到僻在山坳的李庄史语所读书。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尚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就读的逯钦立给当时在重庆的傅斯年写了一封信，要求到李庄借读。^①这封信后面附有一片呈文，提及他

到李庄后准备进行的阅读计划，这份文件可以看出逯氏校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甘苦。逯氏在其他地方未曾谈及，谨录于次：

呈

为请求延长修业年限一年，以便完成工作事，窃生之校辑工作，需书较多，自中研院史语所迁移之后，生不克随车入川，迄今四阅月之间，以所（按：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图书缺乏，校辑两事均先停顿。虽能将先唐各史细心阅读一过，而与本职工作之进展，究无直接之帮助，是以除现已作过之工作外，尚有以下五项须待完成：

一、《文苑英华》须付比勘 案，《英华》所载诗篇，文字异同，名题互歧，较各别集及类书为甚，杨守敬《古诗存目》将此书置之最前，视为重要出典之一，今若不付讎对，则工作之校勘部分，实未可视为完成。此外如《广文选》、《玉台广咏》等书，亦须比勘一过。

二、各家之别集须付比勘 如《陶渊明集》，史语所及傅孟真师所藏本，不下六、七种之多。案，八代古诗以词之异同最繁，校勘全诗，此为一重要部分，必据各本特事精校，方能使所业臻于完美，其他名家各集亦须比勘。

三、版本之考订 案，此项工作为校勘所必有，前者罗膺中（庸）师曾于工作开始之时，谆谆以此告诲。今非但别集版本不能搜集，即各家书目，此地亦无一本，此项工作自无从着手。

四、《佛藏》及其他先唐各子集有待翻检《道藏》一书，今已检毕，辑得逸诗颇多。

修业，并来此工作，事前曾具文申请，当时以为区区之意，已达尊听；泊罗莘田师由川及返滇传述师旨，始知生之延期一事，吾师前无所闻，然郑、罗二师于谒见时，已将此点详报矣！故不复赘。此地气候近已凉爽，生之工作即可顺利开展，吾师存藏陶靖节各集，生极须用之，闻师将于十月中莅此，希届时能以此种书赐阅也。又生离滇之时，曾与杨志玖、周法高二兄深谈一次，杨兄处数接齐大延聘之信，许以该校讲师职并研究所编辑员，而文研所则欲留作研究助教，杨兄念吾师擢掖之心，极愿来此继续所业，仅以薪遇及路费问题，稍涉踟蹰耳！而周兄之留校或来此，所犹豫者亦不外乎斯节。近不知彼等有信呈吾师未？故谨以附闻。邓恭三兄旋返之后，敬悉尊况。倘医齿而有利于贵体，祈即从事诊治，并希暂将公务、杂事置诸度外，物来顺应，不使尘虑，则贵体于优游无事之中，定可早日康复也。尚肃 即祝

道躬绥和

学生逯钦立谨启 九月二十五日

①该信原文如下：

孟真吾师尊鉴：

敬启者：生于九月十二日离滇，十八日到达李庄，沿途托庇，顺利异常。抵此后，承董代所长及丁、汪等先生之照顾，食宿诸问题均已解决，敬祈吾师释念为幸。生此次延期

唯《佛藏》此地尚未觅得，而先唐各子集之须查者，有《丛书集成》，可供一部分之翻检，唯多经排印，难以依据。

五、方志亦有待检查者 案，生之工作虽以校勘为基本，而重要问题之考订，亦在工作之内，诗篇之真伪及题目之可疑者，全诗中数见不鲜，如陆凯之赠范晔诗出《荆州记》，《荆州记》之作者，近知共有三家，而陆凯之名，见于史传者则有二，然以时、地断之，此二陆均无赠范诗之可能，是以翻检方志，又为不可少之一事。至于题目之可疑而涉及地理者，为数尤多，兹不例举。

以上五项，皆校勘工作所必有而在此地所不能完成者，倘能依上列计划，逐一工作并事整理，其所需之时间，当在六个月之上。以此，生前者曾以延期一年入川工作之问题请教罗膺中师，当蒙欣允，并与以鼓励。伏念生入所研读，虽能一遵师训，立志苦学，而以书籍之缺乏、时间之虚耗，未可告一段落；如潦草塞责，实觉有玷本所之声誉，辜负诸师长教导之苦心，而下与生入之志愿，亦甚不侔！为此恳请延期一年，前赴李庄继续所业。敬祈按示以便遵循。谨呈

关于逯氏校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实况，档案材料所能提供的讯息就只有这么多。但傅斯年档案中还存了另外一件有趣的文件。民国三十三年，逯钦立欲娶李庄当地罗筱蕙女士而请傅氏出面代为说项。信是写给某位伯希先生，大概是女方的媒介。当时逯氏已是史语所之助理研究员，傅氏在这封信中说史语所“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法律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又说“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若在战事结束后，固不宜如此，惟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傅先生为了说明逯氏当时之学术成就及将来前途之远大又有这样一段话：

彼于八代文词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隋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

这封信是由逯钦立用漂亮的小楷所录存的，信末有“弟子钦立录副”一语。傅斯年对于研究人员与李庄当地人通婚一向不赞同，据当时人回忆，他常说“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个！”并时常引南宋时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为例来加以讽刺，而他自己和逯钦立都是山东人，可以看出他这些话还有戏谑之意。

前面那一封情辞并茂的说合之信发出后不久，伯希先生回信了，女方希望知道流寓李庄的逯钦立是否已在故乡成亲。从《史语所档案》中吾人可以看到一封有趣的答书。该信是这样说的：

伯希先生左右：惠书敬悉，此点正为弟所注意而不敢苟者，故前信发出之前，已经查照逯君并未婚娶。先是逯君友人托弟写信，弟即对之云，此点最重要，须证明。其同事友人遂共来一信，证明其事，故弟乃敢著笔也。彼时又查其入此填表及在北大填表，均未婚娶，当时办法家人多一口即多一口之米，故未有有家室而不填者，逯君平日笃实，不闻其说不实之话，故几经调（查）而后以前书相尘也，先是彼在昆明时其父曾来信嘱其在外完婚，事隔三年，又经迁动，原书不存。彼最近又向其家说明一切，当有回信，惟彼家在沦陷共产党区交错之处，信每不达，回信当在半年以上耳。谨此奉覆 余另，专颂

著安

傅斯年谨启 二月二十一日

这封信稿的后面还附有史语所一群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的有张政烺、傅乐焕、王明、劳干等人，证明逯钦立“年逾三十，尚无家室，以上所具，确系实情。”（I-83）这是一群战火流离之下忠实的读书人的一件雅事。逯氏后来成功地娶得罗筱蕙女士。

一九四八年秋，因为政治上的歧异，逯钦立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后来到长春的东北师大教书，死于一九七三年，只有六十三岁。他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则一直拖到一九六三年才交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才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当年曾向他未来的岳父家保证——“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的傅斯年当然是见不到书了。

（责任编辑：刘兵）